

幽 幽 情 人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紫苑系列

幽幽情人

沈亚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幽情人/沈亚著.-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6.11
(紫苑系列)

ISBN 7-106-01199-1

I. 幽… II. 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②长
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21005号

沈亚紫苑言情作品集

幽幽情人

沈亚著

责任编辑:文 栩

封面设计:岳建一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850×1092 32开本 7印张 128千字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1-10000册
ISBN 7-106-01199-1/I·0125 定价:9.80元

内 容 简 介

即使在丈夫面前，她也不过是肉体的赤裸；一本淋漓尽致地记载着她婚姻生活与感受的日记，她连丈夫也不曾看过，可是，却让人偷走了，她在一个她未曾谋面的陌生人面前，赤裸裸地让他了解了她的一切——

他偷了她的财物，她却偷了他的心。她笔下日记里的世界是那样的绮丽与甜蜜，而他生存的现实社会又是那样的险恶与丑陋……他的感情世界因此产生倾斜；他的人生轨迹也因此产生偏移……

这是那个社会里的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，一曲情意缠绵的恋歌，一份声泪俱下的控诉……

在这冷漠的商业化社会里，每个人对爱仍有那份无可救药的执着与憧憬，她和他该怎么办？他还给了她的财物，她和他却归还不了他们之间的心……

1

结婚第一年的夫妻生活，是冲动。

那时只要靠在一起，灼热的体温就会点燃彼此熊熊的爱焰。

也不管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，只要有机会，就会享受这人类最原始的乐趣。

结婚第二年的夫妻生活，是需要。

裸露的身体不再是感官的刺激。

除非周期性的渴念，彼此会尽量克制自己盲目的冲动。

这时一周两次，是生活中最好的调剂。

结婚第三年的夫妻生活，是配合。

不再是自己要，而是他要。

即使心情不好，家事繁重，对他的暗示，也只有尽量配合他……

“舒婷，你在干吗？还不换衣服？”

汪洋在书房门口敲着门——

“你又在写日记了？我的天，你每天哪有那么多事好记？”

舒婷合上了日记本，将它锁在一个小保险柜里。

舒婷记日记，并没有时间的限制，看了一本好书，看完一场电影，甚至刚刚跟汪洋大吵一架，都会关起门来写下她的感觉。

日记与其说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不如说是她婚姻生活的一项寄托。

“一定要我去？”

舒婷走进卧室，问着正在结领带的汪洋。

“老总五十岁生日，只请了少数几个人，你好意思不去？”

“我又不会打牌？”

“你们太太们一桌，一百二十的，再输也输不了多少钱。”

“那你先把赌本给我。”舒婷撒着娇。

“哎呀！出门就掏钱不好，回来，输的算我的，赢的算你的，好吧？”

拥有一个漂亮、可亲的老婆，也是男人的一项福气。

商品社会，连对朋友的选择，也都带着浓厚的现实意义。

舒婷嫁给汪洋，虽没有显赫的财富与地位，但是她

本身的学识和美貌，依然成了总经理太太喜爱的对象。

也因此老总昨天还特别提醒汪洋：

“别忘了把舒婷也带来，我太太要跟她打小牌。”

汪洋简直怀疑，他今年二月由副经理升上经理，是他业绩的努力，还是冲着舒婷的关系？

女人出门，总是最麻烦的事情。

衣服、首饰、发式、化妆……汪洋足足在客厅翻阅了四十分钟的书报，舒婷才亮在他眼前：

淡桃红色宽松连身的洋裙、银灰色的发结、耳环与项链，连皮包、皮鞋都采用同样的颜色。

玫瑰红的唇膏、银蓝的眼影，不觉得让汪洋有几分初次约会的怦然……

许勇守在大厦的附近。

他穿着一套紧身而轻便的深色运动服、平底鞋。

隔了不多久张伟就机灵地跑到他身边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行动了……”

偷窃这栋大厦的五楼，是张伟一个月前的决定：

“这家主人姓汪，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主管，老婆好像没有做事，从他们的穿着和座车，看样子蛮有搞头，我包准这一次会有不少收获。”

于是在观察了一个月后，他们决定了动手的时间——就在今天下午四点，夫妻俩盛装参加应酬的时候。

张伟按照计划，发动了摩托，然后故意在这栋大厦的门口摔了一跤，发出了刺耳的煞车响声，这响声吸引了管理员的注意。

张伟将预藏的血浆渗出了撕裂的裤管，这招逼真的“苦肉计”，自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多疑。

正当管理员满怀惊悸和同情望着这个年轻小伙时，许勇就像个黑色的幽灵，一溜烟地从安全门直奔五楼。

正如张伟事先调查好的，行窃的这家对门只有一位年迈的老者，其余的人家也一早到明山度假去了。

于是许勇放大胆子地拿出了一包他预藏的东西：

一排大大小小的金属制品，有的细如钩针，有的扁如锉刀。

那些东西提在许勇的手上，就好像魔术师拿着他的魔术棒，发出了神奇的魔力。

只见他在铜的铁门匙孔内钻磨了不到五分钟，然后轻轻用戴着手套的右拇指按下了门柄，咔嚓一声，铁门就打开了。

进了室内，关上铁门，许勇就用他灵活的眼神，环视着室内的一切：

米白色的沙发，象牙白的墙壁，脚底下踩的是杏黄色的大块瓷砖。

翠绿的盆景，柔和的台灯和壁画，点缀了这个洁亮的世界。

这已是他职业性的经验，从一个屋子的装璜摆设，大致可以看出这间屋子主人的身份与个性。

他将折在裤后兜的袋子拿出，准备悉数将屋子内值钱的东西装进去。

首先在客厅里，他只看中了一对水晶饰物。

然后他拿下壁画，并没发现暗藏的保险箱。

在客厅里摸索了不到一刻钟，许勇又像一阵风似的，溜进了卧室。

女人家的首饰多半在化妆台上——

手表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……许勇将它全部扫进了袋子里，虽然他知道这些都是代用品，真正值钱的她已戴在身上在今天的应酬里亮相，不过即使是代用品，也够他和张伟舒舒服服过两三个月了。

他又搜索了卧房的一些死角——

床垫、衣柜夹层，甚至皮鞋盒他也不放过，因为他知道，有些女人喜欢把金子藏在连她事后也忘掉的地方。

最后他溜进了书房。

一个银灰色的小保险柜，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。

他的心房开始加速地跳动。

他仿佛是一只嗅到食物的狼，急于掠夺这最后的猎物。

这一次他拿出了预先藏在背心里的一个小型铁撬，他干脆把小保险柜全部破坏。

许勇额头渗出许多汗珠，费了些力气，才撬开了那个保险柜。

保险柜里有一颗钻戒、两个纪念金币及几枚南非的金币。

但令他惊讶的是，保险柜里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，随手翻了一页，他立刻被里面娟秀的笔迹与漂亮的文字深深地吸引着——

.....

天气不热，甚至还有几分湿冷。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跟汪洋达到高潮的一刹那，脑海里浮现的，总是那火红的凤凰树，心底也觉得闷热得很。

会不会是第一次与小杰发生缘故也是在夏天的关系呢？

天啊！原来这不是本支票簿或笔记本，而是一个少妇最隐秘的日记。

不由自主地，许勇竟然将那本日记也收到了袋子里。

大安分局出动了两名警察，在这近零点的午夜夜里。

“看看东西还有没有遗漏的？”

一位警察将该案的失窃单递给了汪洋。

汪洋检视了一下，然后问：

“东西追得回来吗？”

“这很难说，不过那些首饰要销赃才能发现，至于金子追回的可能性就很小了。”

舒婷脸色苍白地坐在沙发上。

是谁说的？小偷经过的房子就像刮过了台风一样。

可是舒婷的屋子却不是这样，除了少数的几个地方有翻动的痕迹外，整间屋子并不觉得多么凌乱不堪。

“小偷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她大惑不解。

“可能是大门，也可能是从阳台一层层地翻上来，不过从他利落的手段看，这是一个惯窃。”

经过盘问的两名管理员——下午值班的老孙和正在值班的小齐，经历了这种事，神情当然表现了畏缩与愧疚：

“警员先生，我们可以下去了吗？”

“你们要小心啊！”汪洋抱怨道，“管理费不曾少收，出了事却一问三不知！”

“我觉得老孙说的下午四点多厦门口那辆摩托车车祸有点可疑。”等两位管理员走了之后，其中一名警察就这么说，“也许他故意分散老孙的注意力，这样另外一名小偷才有机会潜入。”

“内贼的可能性呢？”

“当然也不能排除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舒婷从厨房里倒了两杯热茶过来，“我被这件事吓呆了，忘了给你们倒茶。”

其中一位警察感动地望着舒婷——

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？

市民遭窃，尤其是身为女人家的太太们，第一个埋怨的对象常常就是警察，她们迁怒管区为什么不把治安弄好，让她们失窃了大量的财物。

可是眼前的这位太太并不是这样。

她不但没有大吵大闹，她只是有些心惊，然而她还是很理智地告诉他们她遭窃的东西，甚至到了现在她还不忘礼貌，给他们俩冲了滚烫的热茶。

虽然只是一杯普通的茶，但是喝在喉咙里感觉特别的甘甜、温馨。

“汪太太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东西给你追回来。”

深夜三点。书房亮起了一盏柔和的台灯。

汪洋在睡眼朦胧中，发觉枕旁是空的，爬下床来，发觉舒婷坐在那儿发呆。

“东西丢都丢了，想它干嘛！”

汪洋走近舒婷，双手环抱着她的身躯，将刚下床的温暖传递给她。

“快回去睡觉，我会帮你补买回来……”

“还丢了一样东西，不敢跟警察讲……”

舒婷的眼睫有几分湿润。

“我们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除了结婚时妈妈留下的那颗两克拉钻戒，几枚金币，你还漏了什么？”

“日记……”

舒婷蠕动着嘴唇，内心激动地说：“我结婚三年来写下的委屈、幸福与感觉……”

“我的老天！”汪洋松了口气，“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东西，那个小偷又不是神经病？他一定以为那本簿子里藏了什么值钱的有价证券，才把它带走的，好了，近一百万的东西都丢了，你还担心那本日记？”

“可是，”舒婷带着泪眼望着汪洋，“那里面记载着我心灵深处的东西，你不了解我失去它的感觉，我好像……”舒婷哽哑着喉头，“被人强奸了一样……”

汪洋呆愣了半晌，旋即试图以微笑化解她心中的羞困与悲戚，“那个小偷又不认识你，他管你写什么？说不定一看上了当，顺手就把它给丢了。”

“汪洋。”突然舒婷又低唤汪洋的名字，音调带着些微微的紧张和不安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玻璃板底下的照片，你动过了没有？”

“哪张照片？”

“就是上次我们到明山打网球，李士奇帮我照的那

一张？”

“我动你照片干吗？”

望了望书桌上的玻璃板，果然多出了一大片空白。

“会不会又是那个小偷？”

“汪洋，我好害怕、好害怕……”舒婷抱紧了汪洋。

汪洋搂着舒婷冰冷的身躯，回到了卧房，柔软的棉被迅即温暖了他们的身体。

“到底你在日记里写了些什么？”

汪洋将舒婷拥在怀里，轻咬着她的耳根。

“所有的事……”

“包括我们的亲热？”汪洋将手伸进了她的睡衣内，握捏着舒婷柔软的乳房。

“嗯。”舒婷微仰着头，承受着汪洋的吹气和呵痒。

“你给我的评价高不高？”

“有的时候五颗星，有的时候只有一颗星……”

“我的天，你真的连这个也写进去？”

舒婷听了，不安的情绪又涌上了心头……

“那本日记，连我你也不让看，没想到却让一个陌生的小子偷窃了我们所有的生活……”

汪洋将头埋在她的粉颈，亲吻着她裸露的肌肤，试图以爱抚转移她的忧虑——

“从现在起，我要你每次都给我五颗星，我们的日子还长着，你有得写了……”

汪洋开始脱下她的衣服。

通常这个时候，舒婷也会配合他，在一边轻解她的内衫。

可是今晚家里遭到这种意外，她实在心情不佳。舒婷只有阻止他，“我好累，你明天还要上班……”

沸腾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熄，汪洋只好停止他脱衣的动作，倒在床上。

睡眠对于男人，总是比女人来得容易，等到汪洋已经沉睡并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时，舒婷仍然在黑夜中睁着她的眼睛直到天色微明。

为什么每隔一阵子，汪洋在床上总有一些花招呢？

昨天他从菲律宾出差回来。

晚上他就要看我试穿那一套他从香港过境买回的内衣——黑色镂空花纱的那种。

我告诉他，那是应召女郎穿的，正当的太太是不会穿黑色内衣的。

他望着我带一种乞求的眼神，他说如果我们卧房不来点变化，双方都会生厌的。

这是一句老词，每次他要求一些新花样，总会用这个理由说服我。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拿她的婚姻幸福做赌注，因此我只好依了他。

晚上我穿上了那套内衣，果然汪洋表现了相当的兴

奋。他迫不及待地搂我上床，也试图挑起我的情欲。

当我们全身赤裸的时候，他突然做出了他从未做过的事……

合上这本顺手偷来的日记本，许勇心跳加速，血液也快速地循环。

读着舒婷动人的描述，许勇几乎可以想象他俩陶醉在浓情密爱里的那一幅景象。

他才二十三岁，是一个男性精力最旺盛的时期。

有时一幅诱人的电影海报都会引起他无限的绮念和遐思，何况是这一本毫无掩饰的日记呢？

他本想再看下去，但是他尽量克制自己，跑到浴室冲了个冷水浴，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

然而脑海里却始终拂不去那位美丽少妇的影子。

他常常一边看她的日记，一边望着她那张照片发呆

阳光下，她的笑靥是那么美丽。

胖瘦均匀的身材，全身几乎找不出一丝多余的脂肪。

秀发在微风中飘扬。

丰润的嘴唇感觉上是那样的充满女性的温柔与热情……

天啊！他偷了她的财物，她却偷了他的心！

对于一个年轻的男孩来说，许勇的身材真是无懈可击。

他站在浴池里，仰头接受冷水的冲击。

他腿部的长度占了他全身的三分之一，笔挺而结实，他的小腹平扁，胸肌宽阔，是男人身材最标准的那种。

难得的是，他拥有比一般东方男人更多的体毛——从腹脐以下一直到小腿，呈现黑茸茸的一片。

他的脸前及手臂也有稀疏的汗毛，这些经过浴水淋湿以后，服帖而整齐地坠在他淡棕色的肌肤上。

“谁啊？”

突然从房间传来一些声响，许勇在浴室大叫着。

对于一个小偷来说，锁不锁门都没有关系。

张伟进入许勇的室内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，任意打开冰箱找寻好吃的东西。

开了一瓶啤酒，张伟就走进了浴室。“奇怪？豪门子弹型内裤怎么不找你做模特儿？你的身材比那些洋鬼子棒多了。”

关上了莲蓬头，许勇就边拿一条浴巾擦着头发，边走出了浴池。

“怎么这几天都没有看到你到‘绚丽丝’？”

“绚丽丝”是民权东路一家地下舞厅，他们常常在那儿跳舞、吊马子……